

“地区一流”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策略

邹晓平

摘 要 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与建设一大批地区一流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两个成败相依的战略目标。中国需要建设更多的地区一流院校引领大众高等教育。作者论述了建设地区一流院校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地区一流院校的定位与评价,建设地区一流院校必须的宏观和微观治理结构。

关键词 世界一流大学 地区一流院校 精英教育 大众教育

按照 2000 版卡耐基高等教育分类,在全美 3941 所院校中,有 15 个以上学科,每年毕业超过 50 名博士的大学 261 所,占 6.6%。即使这些大学也不都是世界一流,因为至少在中国,“世界一流”是指若干个学科学术研究水平的世界领先。而另外的 94% 中也不乏一流院校。“对大学而言,成为国家一流或者地区一流是同等重要的”,“即使最好的大学也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1]。对于以精英和大众为两极加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仅追求世界一流是不够的,1552 所普通院校(2004 年 5 月 27 日教育部统计公报)中至少有 1500 所是为竞争“地区一流”设立的。“高等教育的精力和资源要聚集在更为现实和可能更为实用的目标上。”^[2]没有一大批地区一流院校推动区域社会的全面进步,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空中楼阁,即使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也不可能持久。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务之急,中国需要建设更多的地区一流院校。

—

首先应该为“地区一流”院校定位。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正在发生明显的多样化变化。满足这些需要,高等教育从办学理念到教学过程都需要多样化,高等教育服务的各个区域和类别中都需要有一流院校。

克拉克·科尔认为,“一个社会至少应该具备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3]。一是“X 模式”,学校的中心主题是学问,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在国家或国际水平上运作。二是“Y 模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职业需要对本科生进行专业训练和普通教育素质培养,在国家或地区水平上运作。三是“Z 模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的任何需要和顾客的选择,培养实用性人才,在地区或地

方水平上运作。追求地区一流的院校,属于 Y 或 Z 模式。

从办学理念分析,“地区一流”院校,需要来自院校服务区域政府、企业、民众的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校长的办学理念”。

从办学模式分析,“地区一流”院校应该注重教学资源的国际化,服务面向的区域化,必须有自己的开掘与创造。无论是传承与创造哪一类知识,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目标是使绝大多数当地居民能以他们方便的学习方式,在他们一生的各个阶段,在学院找到他们所需要学习的任何知识。精英教育所不屑一顾的灵活的学习方式,非常实用而不够理论深度的教学内容,按学生需要选择而不是按知识系统的教学方法,重在实践能力而不是知识熟练程度的评价指标等等,只要民众需要,地方院校就应该提供。

从人才培养目标分析,按照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两个体系的划分,地区一流大学从事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大众教育;主要不是为了更高层次教育的生源选拔,而是为了满足社会“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需要,满足受教育者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地区一流”院校应该建立适应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学科结构和技术水平,适应地方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服务模式,在培养具有技术专才的高素质公民而不是学术精英上创造一流;在服务地方而不刻意追求在基础研究方面创造一流;在传承、选择、交流、整合地方文化方面创造一流。

从评价机制分析,“地区一流”只能是一种适应性评价,一种目标适切性的评价,一种社会评价。受教育者对知识、能力的增长是否满意,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院校服务地区的效果能否满足社会需

要,是否达到投资者的目标,是否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这些是评价地方院校办学者的主要方面。

二

“地区一流”不是“世界一流”的预备队。“世界一流”是以学术水平为共性的最优,“地区一流”是以服务地方为特色的最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功能、一个目标下的地区一流,并不表示若干年后能取得在其他功能、其他目标下的一流;同样,世界一流也很可能不足以成为“地区一流”。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没有几所院校愿意声称自己的发展目标是“地区一流”。然而,现代商业文化重术轻学。为了经济的发展是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学习“有用”的知识是很多学生求学的主要目的。倡导“地区一流”,就是要推进从办学理念到教学过程,从人才培养目标到社会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地方院校既可以是侧重效率的,也可以是侧重公平的;既可以是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定制的,也可以是为了某些非学术方面选拔优秀的;既是政府政策主导的,又是市场推动的。

发展地区一流院校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必需。在接受高等教育逐步成为大众民主权利的时代,保护精英教育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扩张和提升大众教育。如果我们让地方院校始终作为精英教育淘汰者的出口,地方院校总是作为一个较低的层次,而不是作为社会急需的另一个类别存在,其结果首先是压抑和损害了大众教育。正如今天我们所见,相当多的地方院校,尤其是职业技术学院,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很低,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很低,数以十万计的上线考生一年又一年的复读,为的只是挤入精英教育行列。因而,精英教育不得不在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下高速扩张,追赶世界一流的大学人满为患,教育资源十分紧张,快餐式课程在精英教育的课表上比比皆是,麦当劳式、超级市场式的教学管理在研究型大学里成为改革创新招,商业文化在学术重地过度张扬,精英教育正在被消解。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如果没有众多的地区一流院校就不会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

建设“地区一流”院校必须建立合理的地方院校治理结构。

用精英教育的管理模式管理所有院校,就会使得各院校趋同和平庸。由地级市或以下政府举办的院校,建设地区一流,在法律地位和管理机制上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律规定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和省两级办学,城市政府没有举办和管理

高等学校的职责,地方院校与地方政府失去了法律联系,市级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无法整合并统一规划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地方院校难以融入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解决的办法是应当制定政策或法规,明确将举办和管理地方高等学校作为城市政府的职责,并规范地方政府和所属院校的权力与职责,地方院校实行法律框架内的属地管理。

从校本管理的角度,地方院校比之从事精英教育、追赶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有三点显著不同:一是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模糊,社会公众、主要利益团体、地方政府都需要介入大学发展决策;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参与,不仅包括教授,也包括初级工作人员、学生;三是管理模式、目标、过程的多样化,评价指标既有学术标准,也有非学术标准。

在实际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院校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学生的大学、社会的大学、地方的大学,而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校内教职员工的大学、教师的大学、教授的大学。校长由上级政府部门任命,只在校内接受考评,决策机构事实上只对校内负责,缺少校外人士的声音,院校服务地方的决策机制缺失。地方院校被传统文化的惯性推向精英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解决的办法是,地方院校发展战略决策社会化,发展目标评估地方化,由政府、地区主要利益团体、大学共同决定办一所什么样的地方院校。

地区一流院校必须有与世界一流大学不同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学术权力由下而上,让学校系、所拥有实质性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由外而内,由上而下,顶部主导,可能是多数地方院校在追求“地区一流”的进程中适合采用的一种权力结构。

大学是历史的,更是现时的,大学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不必担心多样化的、面向市场开放的、一心一意服务地方或社区的地区一流院校会使大学不像大学。以国家的力量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以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建设一大批地区一流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两个成败相依的战略目标。

(作者系东莞理工大学副院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职研究生,广东东莞 523126)

参考文献

- [1]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1): 28
- [2]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和努力方向. 新华文摘, 2006(6): 125
- [3] Clark Kerr.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70